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于清端政書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續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坤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七

于清端政書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于清端政書

國朝于成龍撰成龍山西永寧州人由副榜貢
生官至兩江總督卒謚清端贈太子太保事
蹟具

國史本傳是集皆其歷任所作曰羅城書官羅

城縣知縣時稿也曰合州書官合州知州時稿也曰武昌書官黃州同知署武昌府時稿也曰黃州書官黃州江防道時稿也曰八閩書官福建兩司時稿也曰畿輔書官直隸巡撫時稿也曰兩江書官兩江總督時稿也任監司以前皆申詳條議札檄誡諭之作任巡撫以後始列奏疏第八卷曰吟咏書則其所作各體詩并以文六首附于後別有于山奏

牘七卷其編次不及是集為有端緒另錄存
目成龍以清節著名而自起家令牧至兩膺
節鉞安民戢盜諸政蹟皆綽有成算其經濟
亦有足傳今觀是書其平生規畫猶可見其
本末也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

臣

陸費墀

[illegible]

于清端政書原序

今上之二十年

王師克滇所向底定神武既昭罪人斯得薄海內外悉
主悉臣罔不賓服

上大嘉悅益精維治理以大中丞夫子于公之治畿輔
為天下最

特晉位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有位蓋

上知公自令牧二千石及監司藩臬以迄開府上谷厯

金少府人合言
原序
閩楚蜀粵垂二十年清操偉略鴻文鉅績久而彌厲故
兩歲之中節鉞再加一時

眷遇罕有其匹明年夏四月公請假在里祭葬畢即單
騎至金陵惟攜圖書數卷直馳入署五月素自楚趨侍
恭覩

御書賜公詩卷兼聞

駕幸雄縣

召見幄殿溫語移時且

詢公曩撫勦東山時事甚悉益歎

君臣相得今古維難而公獨遭際

聖明若此不有編述懼不足以傳久遠因發所攜圖書
得公自令羅城以來諸牘及詩文稿跪請於公以為古
人著書立言非徒誇示文字良欲開導後學使知所取
法無其事者尚欲有其言况公之著作皆因時立議見
諸行事深切著明小之治安一方大者動關國計非鑿
空結想借物託興之比且公三舉卓異屢平劇寇

天子知之已十數年故復於雄縣

親垂顧問倘一旦

詔公條上行事用備採覽而編簡無稽其何以對公許諾乃次第諸稿片楮隻字皆公親筆細書歲久黹蠹濡蝕半就脫落彙其可識者爲若干卷伏讀十許日曰於戲盛哉今而知無意於功者始能成天下之大功不遺一事者始能集天下之大事本內聖外王之學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其在斯夫其在斯夫方公初仕粵西漳

癘所侵異類與居凡七年矣北人宦此者百不一歸而
公處之泰然略不爲動卒之搔癢草心民安盜戢其規
畫條議至今猶用之不盡抑何偉也及由蜀入楚遍歷
艱險數定大亂使內地悉平

王師得一意南征無後顧之慮迄今讀與中丞張公往
復諸議真死而後生危而後存其難更有百倍於往日者
當東山逆賊首倡江右吳豫轉相煽熾使蘄黃不守則
吭扼喉噎荆武非我有矣公獨與張公定策率門下十

餘人督鄉勇數百直搗賊巢身自陷堅親冒矢石一敗之黃土坳一敗之紙棚河旬月間一撫再勦諸逆授首而吳豫江右間聞風潰散南北之路始通方是時外誅巨寇內辦軍需既飭屬僚復撫百姓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凡所設施皆手自裁荅于倉皇中示閒整於擾攘中恤民力罔不纖悉曲當洞中機宜此又素所親炙不假披閱始知者至若出八閩于湯火之餘調劑軍民各安厥所贖還難民動以千百每一書上王公大人皆虛心

聽受撫綏上谷屢建讜言爲民請命

天子知公直皆

特旨報可以故得蘇解困痼全活死徙無算古人得一節足以傳之無窮公則萃於一身無往不備矣論者謂公以外臣重邀

陞見

上親灑宸翰兼賜白金良馬乳酒銀貂麋兔魚鳧等物恩禮疊加人臣之榮至此已極不知公之得此皆出意

外當其入粵初不自意能至蜀也及乎任楚更不意能至閩也又安望開府

畿輔總制兩江哉惟出萬死不一生之計祇知

君父深恩在所必報其身家性命已久置度外故凡有建白輒掀髯而談略無嘆喑使稍有顧戀其伸紙著筆雖曲極組織其於

國家事終屬隔鞞搔癢又何能功成事集如此其烈耶是故爲人臣而知讀是書其常也必廉其變也必勇爲

人子而知讀是書其養也必力其哀也必毀以此治兵
必無覆敗之虞以此臨民必免貪戾之禍以之爲國則
達經權以之居家則敦孝悌於戲公仕且二十年危行
特立觸忌諱不少矣所賴

聖天子及當代王公大人知之於今千百世忠臣孝子
志士仁人奉之於後今雖華袞被躬駟戟衛道退處一
室鷄鳴而起鐘定而卧惡衣麤食有寒士之所難堪而
文章經濟顧廣大精切若此又孰得孰失也公嘗謂所

受知諸大人君子皆及身顯庸無復欠缺獨中丞張公
鞠躬報

國盡瘁以歿今滇黔蕩平而身不及見每展對手書輒
愴然出涕不知此書傳則張公之功德自與之俱傳即
當代諸大人君子亦無不與之俱傳於以副

聖天子精維治理之盛心使士大夫服官攷業者咸有
所矜式更使天下後世知凡欲成大功集大事者必於
此不於彼其爲裨益豈淺鮮哉公茲甫蒞兩江未期月綱紀整

飭俗易風移每有示諭閭里小民爭手錄口誦旬日成帙由此平章天下高文典冊方昌未已奏之廊廟鼓吹休明將盈車充棟有一書再書不勝書而已者更請以俟諸異日云

康熙二十有二年歲次癸亥春王正月上元楚黃亭州門下士李中素拜撰

欽定四庫全書

于清端政書卷一

兩江總督于成龍撰

羅城書

條陳引鹽利弊議

看得柳屬地瘠民貧兼以徭徭雜處自入版圖以來從
無引鹽舊例因粵東積引壅滯疏通無術波及粵西郡
縣乃有銷引之議蓋自康熙元年始也柳屬以引鹽決

不能銷考成斷不能完各陳艱苦詳請免銷文案如山
附卷可查撫臺憐憫各郡詳請痛切

題請免銷部議未允事出兩難一面行催立埠招商而
商人因引目數多無人敢於承應一面行文僉派里商
赴東領運一面催開未完鹽引州縣職名吏民驚惶無
措幸撫臺深知吏民病苦補牘再陳區畫戶口食鹽之
法極力調停部議始允而鹽引幸減三分之二矣自此
鹽課已定有司雖愁苦中積亦無可奈何有招商立埠

者有設法官運者有僻處山中招商不應請命於上司
代爲招商運銷者咸屬急迫無聊之計幸數年以來考
成俱完且有溢額之引原其行鹽之初何嘗計及此也
今有司之考成雖完而民窮愈不可支不可不蚤爲之
變計也成龍奉條議之文確知民苦不敢坐視不言謹
條列鄙議於左

一官運之宜禁也當行鹽之始民苦無素封之家吏苦
無點金之術不得不賒借於有鹽之處以救考成之急

鹽主因無現價倍昂其值鹽之來也既貴則有司之發也自不得賤且在官之僕役明知鹽價出之百姓領運盤費誰肯較鉢計兩以爲官民計者鹽價之貴職此故也至於發鹽之權自上操之有招商領運鹽包數多而頻發者有不係招商假名色而予以必發者上之發於州縣也無已則州縣之發於民也亦無已有司明知民苦即引目已完而亦不敢不領爲無可如何之勢領之必速發發之必速催鹽價雖貴而民不敢爭催納雖急

而民不敢議引價雖銷而民不敢言日復一日而民病已入膏肓遲之又久不惟累正賦而且恐無民之可累矣官與民皆沉淪鹽引之中而莫之救其宜禁者一也一埠商之宜革也官鹽係梧州賒來之物引稅水腳俱在其中有司止幸完其考成而不敢復議貴賤爲窮逼所使而然也若埠商運自廣東鹽價可屈指而計且競刀錐之利誰肯浪費一二及至地方探知官鹽之價若干亦照樣行之利踰本數倍乃無良心之極也即有輕

利之商欲減其鹽價而又恐官鹽不行而獲戾焉是官不樂商鹽之賤而致壅積商更樂於官鹽之貴而獲厚利兩相騰湧民無賤鹽可食而民愈窮更有可異者既名埠商其發賣自應聽乎其便無如其發鹽也必求之有司而其收價也三五成羣挨門逐戶而遍索焉埠商之病民於斯爲甚其宜革者一也

欲除以上二弊莫若曉諭流商從便發賣渠較鹽本幾何鹽利幾何斷不至湧貴數倍民亦不得從而爭議況

前商之鹽貴而後商繼之勢不得不減價以求速售如是而隨時貴賤非同官勢強壓而鹽可無一定之貴價民亦得量其有無因其緩急任其多寡隨便而公易之而民可無不得不領不敢不領之苦民窮稍甦流商喜於疏銷有利而來之必廣窮民一旦得食賤鹽而銷之必多則引額較前更踰有司亦不至有考成之慮矣然尤有宜爲流商計者從粵東領鹽至梧州交引換票其查核已嚴矣後抵柳府交梧州之票另換柳州之牌任

意於各屬州縣交易不必畫疆界分彼此以免煩瑣流
商之害而盤詰私鹽諸務亦可中止民商俱被寬大之
恩矣惟恐流商罕至而提標數萬兵口一年食鹽無算
馬平鹽包不及二百其餘之引或可以備不足是又意
外之一策也若王公將軍有鹽亦與流商等任其銷賣
不必經有司之手則流商之鹽從何而壅食鹽之民從
何而苦也

對金撫臺問地方事宜

問綠林草竊如何消弭逋誅逆獍如何擒緝山川地理之險要如何屯戍設防豺豸狼獾之驕悍如何撫綏馴制倒廢驛站如何興復如初森嚴

欽限如何依期完結土司漢夷交錯之地如何立法使邊陲藩籬鞏固相安錢糧關稅納污之藪如何釐剔使陋規火耗悉除殆盡何以清刑獄使民無幽繫何以懲刁頑使民不健訟何以招流移使開墾蓁蕪何以懲貪酷使澄清仕途何以察芟衙蠹何以積儲備荒

竊救寧地方之要莫若安民而安民之法必以肅清吏治爲先務吏得其人而潔已愛民則弭盜固圉省刑息訟興利剔弊諸務畢舉雖在邊徼可漸次化理矣成龍寡昧書生荒裔下吏不識時務仰承憲問具稔憂時遠慮爲國爲民之盛心敢不率其芻見以佐末議今天下車書一統中外臣服粵西遠在南荒

天威底定巨寇已殄滅無遺而未雨綢繆猶厪憲慮誠爲國家樹萬年不拔之基爲萬姓謀久安長治之道也夫

地方何盜盜即民也民雖無知決不樂於爲盜必爲飢寒刑罰迫之而爲盜也責在有司清淨寡慾先之德教以端風俗繼之保甲以防不虞勿戕民命勿剝民膚俾各安室家各戀妻子此弭草竊之末議也粵西猺獞種類不一素號兇悍以殺戮爲生兼之十數年來地方無主強陵弱衆暴寡無一淨地

天戈一指么魔屏跡彼雖仰畏其威然未盡懷其德若稍疎一面之網多方招撫開誠布公消疑釋嫌逆獞雖

愚亦必樂生惡死悉歸王化不煩弓矢而土宇寧謐此
安逆獍之末議也山川地理或水或陸未歷其地難以
懸擬大約粵西地險獍悍屯戍之兵不可不設而統兵
之法不可不嚴兵以衛民亦有禍民者兵以防奸亦有
作奸者屯戍設防寧簡無濫此防險要之末議也矜獍
狼獍不事詩書不諳禮法驕悍固其素習責在有司暫
羈縻之漸教育之寬舒其手足約束其心思撫綏馴制
寧猛無寬此撫綏驕悍之末議也若夫驛站最爲民苦

當湯火初出或可徐議興復然煌煌

功令火牌勘合之外嚴禁私役需索等弊四季循環立簿查核有司實心奉行勿加譴責則民吏不受害而興復如初亦不難矣此興復驛站之末議也

欽限事件最爲森嚴有司敢不殫竭心力勉副

功令然粵西與腹裏不同搖撞不習書數吏役乏人一

二經承兼理六房事繁人寡簿書堆案有司攢眉晝夜不停而案牘彌積如造由單造奏銷造會計造徵解冊

籍繁多臺釐不敢苟簡此係每年一定之成例又加以清丈田畝編審戶口催造開墾無事不重且大以一二書役朝夕拮据心血嘔盡一不合式查駁再造而限期已逾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或有粵東善書算者投充彼明知工食盡裁必求里甲私幫赫赫

功令誰敢自罹法網是僉役土著苦無其人召募流役苦無其資書算者寡事必遲延則依期完結之法不能自爲之解矣此早完

欽件之末議也至于土司古昔設立土官撫其種類誠以人地相宜性情相近以夷治夷縻之以爵祿而爲

朝廷用故無反側之憂今日夷漢錯處殘忍多乖皆因土官左右無正人教導無良法以至於此若諭以輔導擇人循法奉公使彼內地和平輸納其貢稅而無復苛求自可相安於無事此土司相安之末議也錢糧關稅國課攸關然今日粵西之百姓當兵火二十年財力俱竭目擊荒烟茅籬遍皆鳩形鵠面穀賤金貴幸而正賦

蚤完已出望外况鹽引加派束手待斃萬無疏銷之術
國法難逃而陋規火耗雖甚不肖者或未必能行之茲
土此除陋規之末議也刑獄者民命所係寧失出毋失
入而好生之德自洽詞訟者風俗所關禁止教唆嚴絕
赦前先審察原告之詞色勿爲濫准而刁頑之風可息
此清刑獄止健訟之末議也殺戮之後人民逃散田地
荒蕪但使遵行三年起科之實政吏靜民安流移可不
招而自來烟火輳集藁蕪可漸次而開闢此開墾藁蕪

之末議也貪酷者害民害政之本然蠻烟瘴雨地瘠民
貧性命之念重富貴之心冷加以憲臺之嚴肅有司雖
不肖或亦望風而畏罪之不暇殃民者莫若衙蠹艾之
毋使濫充一歲必更察之毋使倖生而置辟不貸此清
仕途察衙役之末議也救荒者莫若積儲常平一倉萬
古良法春發秋收與民便宜而緩急有濟備荒之法莫
逾於此他如土物之採買里甲之苛派新役之幫貼當
此邊荒初甦之域未必如腹裏之事事可議也

再陳粵西事宜

一塘兵之騷擾未盡除也奉文嚴飭遞送公文文設舖
兵武設塘兵兩不相涉遵行久有定例無如有司與防
弁或情面相徇或私弊牽制縱放塘兵居住民村日供
柴水米食以故民不聊生惟在嚴察

一見年之答應未盡革也奉文嚴飭見年止許催辦
錢糧不許答應有司衙內供給上司差役飯食及過往
仕客下程酒席無如積習難破肆行無忌者夫亦不

少且無恥輩藉口某縣有供應恐嚇里民逐件欲行不思洗滌惟在嚴察

一知府之權太重也往例州縣有道府廳為之伺察三分其權而情難私飾勢難獨斷公道不能盡泯今道廳奉裁而有司之賢否藩臬耳目稍遠惟知府為最近若府得其人則官方自清民生自遂地方自安或不得其人則是非憑其喜怒賢否任其高下而有司畏知府更甚於畏院司在下曲意為阿從在上極力為徇庇從此效

尤成風而民命邊境關係不淺惟在裁酌

一部頒法馬之宜公用也粵西地瘠民貧錢糧不容拖欠正宜恤民財以完公事若徒知刻剝則民多一分之私費便缺

朝廷一分之正項以至嚴刑追比差役拷索使民號泣無訴必倍貸以緩目前迨至秋成雖豐田中之禾先歸債主一遇歲歉賣兒鬻女奔走流離是當亟加憫念嚴革收銀用戕以除暗加明加之害凡收條編有司宜親

坐堂上將天平法馬置之座右不得拘定某盤放銀某盤下馬聽從百姓完納有司即發印票不得假手書役一力掌定民不敢言如有用戡收銀及書役兌平者許百姓赴告

一納銀納米之宜速收糧票糧單之宜速發也近奉新例四月九月催徵夫四月適當耕耘之候九月又在收穫之時農工正殷而催科逼迫民之赴納也已非得已又從而指延之夫復何望且有司所司何事若百姓納

銀米而不即上堂躬收是怠惰也若百姓羣集不能隨到隨收即時發放以至百姓隔宿守候則有司之才不才亦大可見矣是在嚴察

一四月九月之新例宜通融也粵西與腹裏不同夏禾最寡而秋稻爲多即秋稻亦有二種有七八月收者有九十月收者是四月正耘九月正收之候也於此而催科太逼則公私不勝其擾矣或稍爲通融聽從民便自三月起至四月止有願輸納者收之願全完者獎之何

必拘拘定以四月爲限也或孤單貧弱或水火災喪一時力不能辦者許具呈寬限秋收上納又何必於四月納半九月納半之拘拘也窮者不得與富者較有故者不得與無故者較量人情之緩急而權衡之期於完正賦而止即有艱難困苦者量免一二而在官俸食豈不可相爲開除奚若與甕甕赤子較輜量銖而算之無遺力也又恐不肖藉名豁免而開侵欺工食之弊是必將豁免者大張榜示俾民役咸知各抄一張存照以杜弊

端如此新例雖定而恩行於例之中是催科中之撫字也若夫未及四月而催徵全完是必急於火耗已經徵完而未行起解是必陰爲那移種種弊端難逃洞察

一見年之亟宜憫恤也粵西見年名色與腹裏里長排年爲一例係十年輪任正務若不加撫恤任意刻求勢必家破人亡於一年之中即加數十年培養之力不能復其元氣夫既草其供應矣而遂其力以催辦錢糧是正務也然見年亦有田地若終日奔走挨門逐戶而催

之則自己之田禾荒不能顧雖未竭其財而亦已蹶其
生矣當開徵之候有司出示曉諭俾百姓隨便上納如
輸納不前令見年催單頭單頭催花戶可不勞而坐致
也至於朔望之點如歲時之謁見日用之伺候當此邊
荒極苦之地徭徭畏疑之衆似可盡革而期於相安是
在裁酌

一雜派之不可包於官由單之亟宜發於民也夫雜派
之禁奉

旨嚴飭不啻再四然亦有確不可少者每歲之中造由
單紙張工墨有派在縣造實徵紙張工墨有派藥材本
色額銀不足有派表箋包袱額銀不足有派春秋二祭
禮不敢儉起解編銀水脚盤費有派兩次奏銷水脚費
用有派是皆一定之例萬不能除但當堂與民公議期
於足用眼同交出其派單有司硃墨點定散於見年存
照縱有不肖料不敢將多派硃單畱之百姓爲話柄也
至於意外之事如往年幫解雲貴之餉費有派幫各道

之進表有派幫潯州之水脚有派凡如此類咸由上派
定原有定數應將原牌付與百姓從公議派完解庶有
司無不可告語百姓之事百姓亦無疑畏有司之心上
下相知而緩急可以相濟若夫愚弄猺獞欺其無知藉
口派項之多在官一力包管初則猶相照顧終則包外
加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繼是在亟爲勸諭禁止也正
賦雜項界限不明總由不發由單之過猺獞雖不識字
彼亦知遇人而過問焉不發由單則原熟新墾混淆無

所查明雜派得由而入之矣然

功令日嚴諱過愈巧印結甘結徒事紛煩若出其不意
稽查一二鄉民問其有由單否而官吏無所施其巧也
即如收銀大流水簿俱係奏銷時打點停當無關實事
止將納銀發票與由單合否而官吏又何所肆其貪也
一有司之廉耻宜養百姓之泣訴宜詳也夫官之於民
猶父之於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況邊
徼之民雖刀與腹裏大異腹裏有勢宦挾制劣衿把持

光棍肆惡捕風捉影若夫蠢爾猺獍則不然不諳官語
不識文字惟聽外江流氓唆哄告狀誣騙使用及至提
審茫無一應此粵西開闢初年之情形也數年以來百
姓告官吏者不一非盡流氓之唆哄實有逼於不得已
者夫民之告官吏豈盡是子虛豈盡是刁詐且有司之
於民宜化刁爲良上下親睦至於致民控訴全無體面
亟宜引罪自悔聽上處分辭職離任庶不致於官民構
訟以傷體統若反復爭辯以祈免罪加民以刁寧不自

愧縱使辯明無辜復何面目覩居民上乎倘民含冤不能剖訴復增一仇敵愈使民重足而立也如立意與民洗冤此風一倡始也訴之出於無奈猶知犯上之科究也稍拂其意而肆行無忌恐開刁詐之漸是在憲臺默挽風化以釀和平之福也如有告官吏等事畱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警不至與民廷辯庶公法行而廉恥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俯首歸家不敢居告官之名

及官掛彈章百姓羣頌爲上之明而不自以爲得意是
官之罪狀取之羣議而無隱匿參核之權端之於上而
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民情上達而民風或可幾乎淳
良也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靜之休矣

一粵西之邊防宜加蒞也邇來交南內爭附於中國以
爲聲援然弱則帖息聽命強則跳梁抗尊勢所不免彼
目覩兵馬雲集敢不惟命是從然二豎之勢不相下兵
馬一退緩必相謀彼內豈無智者陽爲順從陰爲修備

事未可知况數年以來土司之官亦殫力矣改土爲流之民亦未服心矣且犛獍嗜殺爲性反覆無常即有司恩養如赤子而終不能必其革心也是可危也又在憲臺未雨之綢繆焉

治羅自紀併貽友人荆雪濤

廣西柳州之羅城偏處山隅東北界連湖南道通一帶西北界連貴州清平一帶其餘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

猥獍狴狼之種帶刀攜鎗其性好殺父子兄弟友目操
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
到任掣簽後親者不以爲親友者不以爲友行李蕭條
自覺面目可憎賒腳錢寄口食行至清源敝同年王諱
吉人初爲蕭山尹繼轉蘇丞時讀禮家居慷慨仗義反
覆開明粵西非吉祥之地素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力
勸勿任以繳憑爲高見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
心自揣讀書一場曾知見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義不

辭難之說何爲也俛首不答王兄默知其意亦不復阻
灑淚而別五月初三日到家別繼母妻兒資斧艱難典
田賣屋設法止有百金攜蒼頭五人勇壯可伴臨行敝
族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明矣古云壯士非
無淚不灑別離間此不情語也天明舉家拜別大兒廷
翼入庠已久猶如處子將祖遺田產文券開明交付外
止云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二語甫出戶庭而
哭聲已達外矣拜別祠堂不覺腸斷門裏門外相聚而

泣不復回顧攬轡登程此時之壯氣真可吞猺獞餐烟
瘴而不爲之少屈迨行至湖南冷水灘一病顛連未免
英雄氣短勉強扶病陸行至桂林謁見上臺皆知羸體
伶仃詢及病狀咋舌驚訝惟勸以延醫調治勿亟赴任
抱疴之人至是膽落徃日豪氣從何得來病幾危以苦
孽未盡不速死扶病至柳州稍愈尚不知羅城在何方也
羅城與融縣沙輦連界行至沙輦遇許鄉老仔細盤問
方知對山即爲羅境登山一望蒿草彌目無人行徑

周山遍似營陣哀哉此何地也胡爲乎來我悔無及矣
從此想做同年之忠告不置也癡人作夢以爲邊境如
此漸入腹裏或不然可憐黃茅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
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茅草數椽寄居關夫子
廟安牀於周倉背後夜不瞑目痛如刀割黎明上任無
大門無儀門兩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間東邊
隔爲賓館西邊隔爲書辦房中間開一門入爲內宅茅
屋三間四圍俱無牆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爲乎來

哉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卧月餘從僕環嚮而泣無一
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罪孽未盡死而不死乞
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查
詳草可憾已命不殞禍及從僕黃瘦似壁畫陰鬼相對
而泣莫能相救無何而一僕喪命餘僕驚惶不知所以
至康熙元年正月羣謀爲歸計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
何憾諸僕無罪何苦累之叮嚀各自逃生內有一僕蘇
朝卿仗義大言曰若今生當死於此回去亦不得活棄

主人流落他鄉要他們何用哀哉幸有此也其餘掉頭
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
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哂而已本年逃僕歸家大兒悲
念天涯萬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覓四僕來任而三
僕皆登鬼錄止存一僕在衙晝夜號跳一如風魔事處
兩難一人難以遠行欲將存僕伴歸隻身更苦無如存
僕亦有思歸之念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
能自主夜枕刀一口牀頭貯鎗二桿爲護身符然思爲

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狴犴雖頑想無可取之貨亦無
可殺之仇帖然相安事到萬不得已之時只得勉強做
來申明保甲不許帶刀攜鎗咸遵無違間有截路傷命
無踪盜情務期跟尋緝獲隱昧事情盡心推敲必得真
實立刻誅戮懸首郊野漸次心服地方寧靜而上臺採
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
也境內雖平憾與柳城西鄉爲隣此地祖孫父子長於
爲賊擾害無已申明當事皆以盜案爲艱置之高閣成

龍思漸不可長身爲父母而可使子弟遭殃乎約會鄉民練兵親督勦殺以對命爲主殺牛盟誓齊心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勦此未奉上命而專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主意已定決不可回而渠魁俛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牛隻盡行退回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隻花酒一次取各地方甘結存案敢有侵我境界者不報上司竟行勦滅第獐人不怕殺號令一以剥皮爲主而隣盜漸息至

是上臺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
之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
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謡武陽
岡三年必反亂一場任至三年寢食爲之不安賴人心
既和謠言不足信也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及
至五年又當愁苦賴官民相愛謠言不足憑也時法令
太嚴有犯必殺情誼爲重婚娶喪祭民間之禮一行無
不達之隱羅城之治如斯而已康熙二年藩憲金公特

取入簾諸官損從盛飾成龍止帶皮套一件共相驚訝
留意相難時藩憲峻厲異常輒欲詬詈屬官成龍心不
平居閨中屢以抗直不少挫辱從此見重朝夕必求坐
談盛典不可悉數嗣陞本省巡撫即以條對下詢盡心
敷陳民間利病俱係入告重事納言如流事事
題疏而主文者辭不達意

旨允者什之七八康熙六年成龍以邊俸逾期八月陞
四川合州時報未到金撫臺面諭兩司如不舉羅城令

本院當特疏薦舉矣兩司唯唯從命而以卓異聞撫臺
又恐地方委用不得人反滋擾害而疏新舊交代哀哉
數年來一舉一動原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
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脚
無復官長體統夜晚酒一壺值錢四文並無小菜亦不
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盃內之爲酒
爲淚也間嘗祝告城隍謂我無虧心事一點當令我及
早還鄉幸得保出性命回想同寅諸公死亡無一得脫

鬼神無爽能不寒心赴蜀之日別金撫臺蒙諭云我薦
舉一場指望行取知道你窮苦我爲你湊下盤費誰知
你先陞了此亦是你的命但兩司因認不得你不肯薦
舉你本院發怒方纔舉來誰想督臺將你考語淡薄自
甘四字圈了立意粵西單舉薦你一個亦是公道難泯
處今你往四川又是苦了照羅城縣做去萬不可壞我
名聲我與書二封一與總督一與撫臺因此益勵前
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槩也

合州書

請復祀典詳

照得一代之興首重祭祀之禮在外府州縣職司守土各有宜祀鬼神載在舊章萬世不刊一切香帛牲醴咸支用各處正賦錢糧纂入經費全書煌煌典制率土遵行如春秋丁日祭

至聖先師啟聖公梓潼帝君戊日祭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土地諸神三月初一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

日祭無祀孤魂或以崇文教或以敦祈報或以恤幽魂皆有祭享一定之期簡而不數豐而不儉是誠

聖天子百神來享之盛典也有司奉行罔敢怠忽成龍新任合州目覩地方荒殘招撫百姓爲意務然當安輯之初必須培風化之源重衣食之本釋厲鬼之恫則

至聖先師爲禮樂文物之祖社稷諸神爲百穀生成之佑至於無主孤魂倍宜憫恤蜀土遭劫屠戮白骨滿地燐火遍野往時民人寂寥雖悲號夜月無能爲崇茲流

民漸歸烟火漸生則此等無主孤魂當人間祭祀之期
必悽愴愈甚恩祀不及怨氣所激或爲災眚或爲妖孽
必然之理以上諸祭祀皆宜急爲修舉不可闕一者也
曩因蜀中田地未闢賦稅無多祭祀未舉遂爲缺典間
有有司捐俸舉行或派居民相助然未蒙

聖恩神鬼必不歆享且以如此重典而下需吏民捐助
適所以羞

朝廷而輕大典矧今日車書一統富有四海一切祭

卷一
祀舉無缺畧何獨靳毫末之費而俾蜀疆神鬼不得霑
聖天子之恩歟伏乞憲臺裁奪

題請修復祀典豐儉之宜動支本處正賦錢糧銷算或
開徵糧多者從豐開徵糧少者從儉俟田土成熟漸次
如禮則蜀疆神鬼均受

皇恩而於一代之典制有光矣事關大典冒昧上陳

請正朝儀詳

照得朝賀大禮天下遵行臣子敬君自有一定之儀恐

難以邊徼殘荒任其儀制參差成龍原籍山西永寧州
凡遇朝賀各官前一日昧爽齊集

萬壽院習儀祝

聖分班跪迎

萬歲龍亭前至州治大堂本日昧爽各官齊集州治向
龍亭行朝賀禮有司詣

龍亭前跪廩生宣祝

聖文畢復位分班跪送此成龍原籍朝賀之禮也成龍

初任廣西在柳州府遇冬至朝賀禮前一日提督分守
右江道併文武各官齊集分司衙門習儀迎

龍亭至柳州府大堂本日昧爽文武各官齊集柳州府
衙門文東武西魚貫而進提督與道官上月臺先行朝
賀禮分東西面立後文武各官在月臺下行禮畢通贊
禮生唱祝文引贊禮生引知府詣

龍亭前跪通贊禮生唱衆官皆跪廩生宣祝

聖文畢知府復位分班叩頭跪送

龍亭此成龍目見柳州府朝賀之禮也今當冬至成龍
肅查朝賀儀式因地方荒殘原無上頒定規往歲文武
各官前一日齊集嘉福寺習儀本日仍於嘉福寺行
朝賀禮此合州舊歲朝賀之禮也朝賀大典

天威咫尺臣子拜蹈罔敢差失第成龍素未習禮又
無頒式未知在寺朝賀與在州治朝賀孰爲正禮又本
日祝

聖文云維某年某月某日某省某府州縣臣等荷

國厚恩叨享祿位皆賴天生我

君保民致治今茲長至

聖壽益增臣等無任踴躍懼忭之至此成龍原籍與粵

西祝

聖之詞今查合州舊儀將冬至進賀表文宣讀又未知
二者孰爲通行定式夫以合州荒殘典籍軼失當草創
之時儀文缺略然朝賀大禮臣子不敢苟且但儀式未
頒成龍寸心難安謹將儀式申請伏乞憲臺裁酌舊章

俯准頒賜定式遵行雖地方荒殘而威儀漸有可觀則尊

君之禮大彰而典制可垂永久矣

查採楠木詳

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巡撫四川都察院張憲
牌案照查楠一事屢奉

嚴旨隨即通行各屬遍查具報去後事關

欽工本院不得不親往誌載產楠之馬湖永遵一帶躬

率彼地各官兵役直抵深山遠箐確查大材楠木以資
國用除具疏

題明擇吉起馬外合先行委爲此仰該州官吏查照牌
內事理即束裝星馳前往彭水武隆二縣會同該縣文
武各官率領兵役鄉導確查搖櫓白馬江口及近酉陽
一帶山箐併南川縣金佛山馬嘴等箐堪充梁棟大材
楠木逐一開列圍圓丈尺計其臨江道里遠近馳赴遵
桐回報本院以憑親臨彼地覆行查看酌估需用錢糧

題報施行該州查明一處即詳悉具稟封入檄筒飛遞
駐節處所投閱仍減從兼程前去不許多帶人役滋擾
地方若奉行不善有悞

欽工法在必行非比他事可恕如著勤勞本院定當特
薦仍先將起程日期報明等因成龍捧讀憲諭凜遵減
從止帶書吏二名快皂二名門子一名前往合併報明
竊思楠木關係

欽工憲臺

題明親勘成龍仰承牌委何敢不夙夜黽皇惟是蜀川之產楠木列朝雖有成案而今日之蜀川非昔時全盛可比田地荒蕪烟火絕滅賦役戶口載在由單歷歷可數即有一二子遺驚魂未定亟待撫綏設辦理一有不善誠恐遠近傳聞或滋擾累蒙憲臺諭令輕騎減從毋遲毋擾此誠憲臺為

國為民之盛心而一介下吏亦竊願上不誤工下不累民以仰報於萬一邇者凜承

皇上嚴諭蹶踏無地星夜就道躬入深箐確查無遺用
以仰副憲命然不覺有切身之慮焉成龍由粵西來任
路經楚黔目覩大箐之中雲樹參天日光不到即夏秋
之交尚有冷氣逼人當此寒冬栗冽竟成冰穴大樹
之中林薄叢密籐蘿纏結虎豹成羣人跡罕至必需夫
斬伐開徑爲容身之路火炮刀鎗防猛獸之奔逸且蜀
中居民與他省不同平日既乏皮襖又無絮衣驅此啼
飢號寒之衆修深山密箐之路無衣無食何以禦寒必

致冷凍顛仆一慮也倘有一二顛仆四外居民聞風奔竄
是工尚未舉而地方已爲騷動二慮也隆冬天氣民徙
無依相聚爲奸是目前所必無之事亦古來所恒見之
事意外可虞三慮也成龍身肩重委不敢不過爲顧慮
復思成龍入箐必與本地文武官員同行文官有衙役
或可令備斧頭鈎鐮凡密箐無路之所指揮砍伐武官
有兵丁或可令備火炮鎗刀以防猛獸且大箐所在四
圍併無村舍若朝入山而暮就舍則奔走於茂林蔓草

之域往返耽延必遲時日何以報命必須武官帶一二帳房偕抵深箐日暮攢宿於箐中庶無出入往返之遲悞而功可刻期告竣但成龍位微兼屬同寅勢在難行伏祈憲臺迅諭武隆南川等處文官衙役備修路之具武官兵丁帶防獸之器仍攜帳房爲露宿野處之備是可不用民間一夫而地方自安靜無驚至於

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憲臺封疆大臣自有灼見非成龍所敢輕議也

規畫銅梁條議

一在外流移宜招也自甲申之變黎明逃至土司爲其
迫脅留難者有之或流居別屬因種糧而逗遛不歸者
有之或原係官僕又負人錢債懼主索財畏縮不歸者
有之或一家先歸而爲民上者不論歸與不歸將名入
冊以阻歸志者有之爲今日計或遍發告示或坐名關
取或見在載冊之民歸自外方凡有父族母黨給以照
票令其招徠招到三五家或五六家俱准入本名戶下

俟三年例滿輸賦使在外之民播聞此風各自襁負而至矣

一土著流寓既入版籍俱係縣民理宜和也夫食毛踐土悉屬

朝廷赤子兼奉定例凡一插標即爲已業後亦不得爭論今載冊者多屬流寓萍踪以充戶口在流寓之民見有房有地願自整理整時別無人言及至料理齊備土著則云族人之業或云母黨之產彼此爭奪禁人插占

甘心傾圯若不嚴示地方終無起色不惟不廣招來即見住之民日益思散矣

一荒田宜闢也查縣屬所轄二十六里載糧二萬二千有奇今歸籍者寥寥載冊者僅三十有九戶奉行清丈之糧止三兩一錢有零開墾萬不及一各民又防京丈將見開之田懈怠如單夫隻妻租牛辦穀一年不足一歲之用終無展眉之日猶幸安堵如故務須給示獎勸教民廣墾男耕女織各守其業毋致飢寒仍應差人逐

月採訪勤惰勤者賞之惰者懲之如此鼓勵自是家給戶足有比屋蓋藏之慶矣

一風俗宜整也查銅邑地方向稱人文禮義之邦自張寇變亂二十年來人烟絕跡雖經開復禮教未興歸籍之民間有幼時拉入營伍竟不知孝弟忠信爲何事酗酒放肆任意橫行官遠法疎縱橫得以自便雖有鄉官幾人本無官守言責同居桑梓誰人得而禁之務令上下二鄉設立鄉約各一名每遇朔望將

上諭十六條諄切講解以禮讓爲先勤儉爲本戒遊逸賭飲無以小過而不改間有不遵約束者許令指名報究使知目有

王章勿令若輩視法如弁髦也

一縣城之駐防宜撤也當年王師進滇經過銅梁因餘衆尚未遷移每被逃兵過銅刼掠自遷移之後逃兵久已絕跡前以銅梁有官有印蒙上司設兵駐防誠爲衛民久安長治之基今銅梁官撤印繳民雖零星野處而

頻年賊盜消弭以城內八九戶之民安用三十餘名之
駐兵耶兼以將領不能鈐束兵卒動輒酗酒恣肆大營
尚在夔門相去千有餘里向有合州駐鎮可以節制今
云已裁愈不能約束矣應否詳撤庶免殘黎滋擾

一寡婦幼子宜恤也天下最苦者莫若寡婦伶仃無告
者莫過孤兒自宜優加憫恤乃有奸弊陋規令人詫異
者如夫死妻必嫁之言雖未可槩信而有等奸民乘民
婦夫死視爲奇貨或有隣居出備衣衾板木代葬經年

累月不即取償扣算本利若干逼其再醮天理何存寡婦無門可訴寧甘受嫁索財更有賄送官長紅銀假此因公苛求雖奉兩院勒石碑禁公然視爲故紙今吏治清賞罰明宜立法飭行嗣後有翁姑主婚者方許他適若無翁姑叔伯者當聽本婦自便不許奸民逐逼庶生者安心死者瞑目也

上提督請留合州營防兵揭

照得大臣謀國固相緩急以設防禦而下吏守土亦審

時勢以詳去留本提督開闢蜀疆剪除羣寇躬親戎伍
險阻備嘗及成功大定度形勢之或險或易議防兵之
宜有宜無會同前任總督李爰定經制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圖灼見合州據三江之要會六路之
總必需營兵坐鎮以資彈壓因設將領兵丁五百員名
載在經制垂之永久成龍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尚
未熟悉地方要害風聞有裁省合州營兵之議驚惶無
措姑就營兵之有關吏治者條晰上陳蒙撫憲批候部

議在案嗣後成龍審閱合陽山川風景扼重夔之上流
當順保之屏障地勢險要么魔敢於盤據烏合易爲糾
集每當歷代李世遂爲爪裂如釣魚城之舊跡純陽山
之石刻鑿鑿可據以是知本提督與前部院李老成
謀謨增設營伍憂深慮遠茲本月二十四日接閱邸報
爲歷陳邊地等事已經奉

旨依議是部臣據疏參酌知永寧之爲邊慮而未知合
州之有隱憂也爲久遠之計本提督焦心爲

國瞻前顧後已定之經制必不可更爲目前之計則成
龍利害切膚審時度勢已裁之成命尚需挽回本提督
封疆大臣凡地方利害知無不言如合陽之裁兵實關
地方之安危事非渺小伏乞憲臺重念甫定之殘疆不
可輕爲搖動萬全之經制難以驟爲更易會同撫憲酌
議遠圖

題請遵照舊制留營駐防度初年之經畫有始有終或
以永寧重鎮勢需增兵然重慶新設總鎮衙門所有城

守三千之兵去留未定亦可通融調撥則合陽之營兵可不裁蜀省之經制可不更而中外之土宇可以寧謐無虞成龍腐儒不達時務祇因利害當身激切再陳統祈憲鑒

武昌書

爲武昌各屬請緩徵詳

看得府屬州縣驚鴻未集民生失所尚望殊恩安輯若復議徵恐小民輸納不前軍需必致違悞悉陳各屬情

形態乞憲恩生全如蒲圻嘉魚逼近臨湘寇賊犯境雖
飄忽而逝然士民驚避罔顧農業通城密邇平江民不
安生被賊乘夜襲城黎明遠颺而烟火已絕咸寧聯接
蒲圻人民遠竄湖山境內十室九空崇陽處蒲咸通城
之間雖未流離而警息時聞不能盡力南畝至於大冶
當風鶴之餘土寇作祟即不終朝而滅斯民已受疑畏
興國武昌通山與大冶爲隣土寇煽惑兼以逼脅肆虐
生民不得樂業江夏爲省會首縣衝煩疲苦民不堪命

是各屬危苦情形久在憲臺洞鑒中茲奉查議合就據實直陳均當軫恤安輯以恤民生則開徵之議尚非其時似應仍前緩徵以救民困庶小民無催徵危迫之虞有司免違悞軍需之慮

請復臨湘驛站詳

本月二十七日據蒲圻縣詳稱鳳官港三驛馬夫徐但陳等稟懇詳迅起岳站等事該本縣知縣張圻隆查看得蒲屬三驛接壤岳州長雲等驛原奉編以六十里爲

一站所以節勞逸惜物力也目今隣邑未行起站無馬
換騎節經大人差使往上俱經越站長驅三百餘里以致
夫馬困疲前馬既去後差無以接濟差使絡繹勢必貽悞
關係匪輕合無詳請俯念驛傳急務轉詳蚤發岳屬馬匹
各驛起站接換庶軍機無悞人馬得甦等情到府該本府
看得湖北蒲邑與湖南臨湘爲隣蒲有官塘鳳山港口三
驛臨湘有長安雲溪二驛雖有南北之分而驛站實爲血
脈相通之路目前蒲圻三驛招撫馬夫增補馬匹應差無

悞奈臨湘兩驛未設將港口之夫馬越站至岳港口勢不能支
將鳳山官塘夫馬越站至岳路程愈遠夫馬愈敝是以
臨湘未設之驛而累及蒲圻已設之驛恐三驛夫馬愈敝
則差使絡繹將何以應此該縣據馬夫之稟而急申請也
伏懇憲臺念郵傳關軍前急務刻不容緩移會偏院設法
馬匹蚤立臨湘兩驛則蒲驛不至拖累軍機得以迅傳矣

飛報收復蒲圻詳

成龍奉憲委修咸寧河橋當有李守備及巡驛各員協

力相助于初七日工成已經飛報在案初八日至蒲圻
官塘驛宣布德意有大貴雙坵二團鄉民投見成龍遵
發憲示鄉民罔不悅服亦經飛報在案初九日沿路鄉
民迎接泣訴各有陳詞現經彙繳咸乞憲示但頒發者
已盡懇領甚衆祈速多頒以安人心本日晚成龍同武
昌衛李守備城守王把總金口郭巡檢咸寧孫典史渡
河進蒲圻縣城寂無人烟止有原任丁憂巡檢潘宏錦
閻家在城隨查縣有六門即壅塞四門僅留北門水門

以通往來以便修橋所有收復蒲圻緣由合就飛報

規復蒲圻上王憲副稟

自憲駕回蒲成龍因崇陽船歸日夜不寧今船已足數
值王把總從大營旋奉撫憲有守橋梁之命則橋有責
成定於二十九日聯舟爲橋庶成龍之職可寬責任至
於招撫士民當大兵渡河之後人心踴躍思歸雖朝來
暮去而路有行旅市有貿易無如天雨連綿道途泥濘
繼以逃兵浪言煽惑人心前此阻士民欲歸之路者天

也後此阻士民欲歸之心者人也天時人事如此縱成
龍竭盡心力其何能濟惟有株守歎息而已既無益於
地方應歸省以謝罪一畏士民之無主空城寥落一畏
屬員之偕行驛站廢棄暫且居蒲以圖可乘之機但請
署之文未下精力愈疲神氣愈耗似一廢人居一棄地
矣若逃兵乃德安興國蘄州黃協四鎮兵也於二十七
日早渡蒲河流言散布耳不堪聞從崇陽大冶逃者十
之七從蒲逃者十之三恐通城一帶自此倍爲多事未

知撫憲如何布置通城咸寧官不勝任成龍因蒲署未
下亦不敢多言地方事目前靜坐河干料理船隻鄉紳
伺其動靜頗爲帖息二十八日鄉民往來不絕以通南
北一綫之路王把總歸來道營中事甚悉二十三日我
師在陳陵磯遇賊勝負未分但南寇多烏銃料不敵我
師之勁弓矢爲輕便天氣晴明利於馳射戰勝在即嗣
容報聞

籌畫蒲圻防守詳

看得蒲圻城內留兵防守必然之勢也然止留一將領足矣恐主將多則兵丁難於約束士民畏懼不歸依然一空城耳且兵丁盡住民房目前士民歸來將何爲安身之處更有不忍言者民房家資木器已不可問再過數日土底蓄物亦在難保士民歸家一見傷心必號泣而他往成龍亦乏撫循羈縻之術矣伏乞憲臺酌留何營何將該兵若干牌行遵照或止留城守王把總兵三十名防守城池遞送塘報亦足濟用今日之事兵不在

多止在收拾人心而已

上張撫臺籌報各屬情形稟

成龍駐守蒲邑士民初有歸意可憾興國蘄州黃州德安逃兵回營浪布流言人心震驚蒲邑附近各縣危如累卵上憲差使慌張空回一應公文塘兵打轉道路梗塞通城文武恐懼離汎賴有崇陽一縣砥柱中流差役探成龍動靜地方稍寧通城因之報文回縣嘉魚自寇夜來明去後避居鄉間聞今亦已歸縣蒲邑漸有歸民

村落擊鼓插秧山中採茶肩擔沿河船隻貿易未盡斷
絕前尼將軍票查病駱駝一隻成龍差武童賀世沿賁
收管繳營本月初六日午時來見言四月二十九日離
營我兵駐扎離陳陵磯五里附近大江糧米不絕止缺
燒柴二十三日陸路大戰殺賊無數滿兵引他看殺死
者俱係頭有長髮二十四日水路大戰砲打壞賊船無
數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陸路俱大戰每日我兵四千餘
人巡哨此係確信本日忽有大冶縣報文二角武昌縣

報文一角愚民作祟恐縣文失之驚張亦宜早爲安慰
大冶逼近興國有柯陳二家且通城久已思亂嘉魚頑
悍異常倘聞風附和大爲心腹憂縱殄滅不難亦傷元
氣守憲素得民心勅速發示以遏亂萌且撫有柯陳庶
民密差曉諭解散發兵防守此要著也恐愚民生疑反
逼成釁端是解散防守緩急之間憲臺自有萬全長策
依成龍愚見俾興國將領嚴加隄防通山武昌兩縣發
重兵守禦且置大冶於不問順而撫之則反側予自安

不發兵可無走險之虞發隣兵以張鎮壓之威且以杜
隣封通謀之漸未知可行與否此事關係非小耑役賁
投伏乞憲臺垂念封疆密與守道計議若守憲肯親臨
大冶相機安撫自可無事但不可輕帶兵耳前日逃兵
各懷疑懼務令各營將領收拾安慰加以告病假歸名
色無使密釀禍種聚而成黨再懇將大冶通城通山咸
寧所供荆需移會督臺暫緩以安人心成龍爲地方起
見非敢乘機怠緩軍務也統惟憲裁成龍僻處山隅鞭

長不及以貽憲慮罪難擢數蒲邑大水冒城堞垣摧倒
城內房屋傾圯合併附報

報咸蒲浮橋被水衝壞情形詳

咸寧橋成洪水衝壞是實天降災殃也咸寧古有石橋
亦被山水衝傾則一浮橋又安能支泛漲無涯之水咸
龍初九日冒雨至蒲圻大雨水漲漫無下椿之所已經
申報在案初十日料理物料十一日將橋梁雨中成就
值有咸寧橋被水衝之報成龍心神慌亂茫無措手本

日蒲圻大雨如注水聲如雷是咸寧已壞之橋不知如何復脩目前蒲圻已成之橋又在十分危急也成龍的於十二日赴咸寧多方布置物料力謀再舉不識天意何如合就申報

呈報委撫東山起程日期詳

本月二十二日奉撫部院憲牌內開麻城縣土寇劉青葵狂悖猖亂本應遣發官兵擒拿但恐無知愚民或偶被蠱惑或勢迫脅從不忍俱加誅戮特先委武昌道黃

州協會同前往相機撫慰今恐小民疑畏不前查該府
先任黃州駐劄岐亭廉能自持士民素所愛戴合行遴
委備牌仰府照牌事理即將發來告示十張兼程前去
麻城縣各山寨地方曉諭民人急蚤悔悟如爲土賊迫
脅不妨自首以贖前愆若有力能擒拿賊首亦許自新
仍加優賚倘或執迷不悟該府諭以忠義曉以國法力
爲解散事平之日本部院自有酬庸之典斷不負該府
賢勞也等因奉此成龍已於二十二日晚自會城起程

於二十四日已抵白杲的於二十五日進東山安撫理
合申報

初撫東山遣牌

照得本廳鎮岐四載有餘凡我士民罔不開誠見赤相
安無事至於分守鄉汛賴保無虞殲滅鼠盜藉力協助
因之偷兒遠遁狼子回心年來頗稱寧謐固本廳之幸
實士民之力也二月

覲歸詢知地方平靜不勝慶喜及赴省署理武昌府事

辦理軍務又往咸蒲造搭浮橋仍駐蒲防守城池雖諸
務叢集未嘗一刻忘爾岐民自蒲旋省忽聞東山作亂
誠爲怪事以東山尚義之鄉胡爲有此不義之舉父母
妻子立見亡滅可惜本廳數年生養一旦成灰燼也真
可痛心酸鼻再三請命撫部院矜宥無知幸蒙撫部院
如天之仁特允所請以開一面之網今本廳奉命來撫
合先遣牌傳諭爲此牌諭東山士民知悉牌到之日速
候本廳親臨投見辯明作反情由爾民素稱良善何忍

背叛

朝廷將本廳平昔勸諭安生理保身家等語竟置若罔聞也如數月不見竟成讐敵本廳立即回省任兵馬剿滅本廳亦不爲爾民姑息矣言出衷腸切勿朦視

勸畝間歸農諭

照得劉青藜官激民變一案人心疑畏地方震驚以致該縣請兵安慰自與附近良民無涉況協府久鎮黃州禮士愛民賑荒放生一片婆心爾民共知茲統兵來撫

自是紀律森嚴爾民當農忙之時一刻千金惟恐驚慌
遠竄致悞農業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沿路居民人等知
悉各宜歸家盡力南畝勿畏賊黨被害涇渭定有分別
勿懼兵丁往來軍令毫無假借如仍前遠避不惟悞自
已一年之生計且有負協府平昔恤民無方用兵有律
之至意

安慰各堡諭

照得本廳奉撫部院命安撫東山於本月二十四日至

白杲據徐家堡生員朱珏方士位黃金聲鄉民周吉甫等呈稱本堡士民夙係耕讀樂業並無外事禍因三四匪類附會東山本月初十日已經解散十四日復被訛報鄉堡耆民善人再查並無形跡十五日鄉約周美公點卯遭誣合堡皆賊見在監禁以致善良疑畏驚散又據生員朱珏等結稱本區除四凶附入東山外再有匪類願甘認罪又據白杲王家水垣等五堡生員戴其進等結稱生員朱珏等俱屬良儒如有不端願甘認罪各

等情已經申報撫院外合行給示安慰爲此示諭徐家堡士民知悉各歸堡內乘時務農勿得自悞生意如有挾詐讐害揚言害衆許即稟明立刻詳院究治凡我士民切勿再生疑畏離家失業

申徐道臺請釋無辜詳

看得狂夫倡亂則宜勦赤子弄兵則宜撫自古皆然况逼而走險嘯聚山林情有可原者乎至於嚴刑慘刻逼報良善爲賊意欲一網打盡何能免鬼神之忌古人於

賊黨之中尚冀開一生路爲脅從罔治之法何今人於
良善之中務期株連蔓引爲殲滅無遺之舉仁人君子
安忍存是心行是法也茲據生員鄉民哀訴前來合亟
請命伏乞憲臺憐念無辜遭此慘刑惟此法網速行縣
釋放不惟受刑之殘喘可留旦夕之命且四境良善得
免人人自危之虞否則逼人於危畏禍偷生將有不可
言者矣

申張撫臺釋放無辜詳

看得東山之禍起於官激民變而究其根源由於縣官
心神昏亂何物鄒克忠乃衣頂生鄒惺不孝不慈無仁
無義此麻邑之窮兇極惡也縣官視爲心腹衙役倚爲
爪牙秉機賈禍唆官峻刑逼士民於危亡陷士民於株
連將縣城紳衿槩稱通賊力脅離縣驚疑無依又云縣
城之外無非賊黨贊謀遍勦以致士民號泣怨氣衝天
除朱珏徐克成等呈已經申報外茲據徐阿曾李中素
呈詞合亟報明伏乞憲慈迅查縣官陷害良善并鄒克

忠主謀羅織情由釋放監禁夾傷平民焚毀刑拔無辜
供詞度人心自安禍端可息

報東山就撫詳

成龍凜奉憲命於本月二十七日單騎進山劉青藜之
父劉啟禎帶鎗手三百餘擁躍投見成龍曉諭以憲恩
不忍加誅安慰解散天地父母之至意啟禎跪泣衆寇
崩角稽首感頌憲德已經就撫然山愚無知猶恐事後
加誅意外就戮環泣始終赦宥成龍仰體憲慈已許轉

達矜全伏乞憲恩迅賞矜宥保全告示以弘不殺之仁
聞山中尚有數孽祈諭啟禎盡行招撫無畱遺種商城
英山匪類隄防入境藏匿倘有疎虞應將啟禎前罪俱
發目前安撫必須解散解散必須安插乞速撤黃協兵
回汛勅守憲暫駐以便安插以釋疑畏仍飭麻城縣將
監禁疑獄查報釋放已逐紳衿曉諭進城勿再偏聽誅
求以安地方成龍必俟山黨肅清安置妥當方敢旋省
但報文苦無驛馬傳遞多稽時日乞憲差星夜馳送告

示諭帖可蚤結此局成龍可免稽滯日久文案堆積之慮矣

上張撫臺陳情小稟

東山安撫一案五月二十七日就緒本日差役飛報候命安插值

禁旅路經麻城四境鄉民又驚避一空成龍係地方安危隻身駐居白杲經過將軍噴責藉伊兵威竊取成功嚴聲厲色問賊在何處我們去殺成龍不敢遜對以安

撫在先兵到在後何爲藉威已經安撫何爲又殺將軍
愈怒云既有本事何不殺吳三桂去成龍回稱原不曾
帶領兵馬亦曾收復蒲圻將軍言我不是與你爭功成
龍稱與

朝廷辦事夫有何功將軍問成龍鄉貫忿然而往成龍
無端受其凌辱竊思成龍年近六旬鬚髮皓白耳聾眼
花自筮仕粵西由蜀至楚離別妻子隻身奔走十三年
磨苦已極功名念灰近因地方多事不敢規避前受知

於總憲新沐寵於憲臺知無不爲事無不任風雨寒濕
艱辛備嘗止圖報憲恩於萬一實無邀功求進之念無
如時事多艱大將領兵咸以嗜利攘功爲心毫無推賢
讓能之德成龍下吏秉性愚直實難安位伏乞憲恩早
定東山成龍星馳旋省陳情乞休合先報明

慰東山士民樂業諭

照得本廳鎮岐四載自媿教養無能然誠信不欺爾士
民知之有素茲東山不靖赤子弄兵撫部院好生爲心

不忍加誅特命守憲徐總府王統兵撫慰又虞爾山中
士民疑畏不前因本廳平昔爲爾士民所信旋委前來
曉以忠義諭以國法力爲解散以是奉命馳臨本月二
十七日單騎進山爾士民果釋疑畏撒旗奔獻環呼懽
躍申訴冤抑辯明陷害除詳報撫部院給示安慰外合
再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既傾心就撫宜實意
安生履毛踐土無非

皇恩鑒井耕田當圖報効即司牧有一行之乖方然天

下無不是之父母嘯聚雖稱避禍弄兵豈爲良民繩以
國法剿滅何辭幸撫憲有力爲解散之諭恩侔天地本
廳有力爲請命之誓炳若日星凡我士民盡釋疑貳歸
寧父母各安身家僻處山隅南北之兵戈不到游優田
里婦子之嬉笑自如何等快活何等受用永草一時邪
念共享山中太平本廳千言萬語無非爲爾父母妻子
各宜書紳永佩不忘

申報東山撫事已竣詳

成龍凜遵星馳於五月二十四日至白杲駐扎離賊窠
十五里寂無人烟已經報明在案本月二十七日單騎
進山劉青藜之父劉啟禎帶鳥鎗三百餘名懽躍投見
成龍曉諭以撫部院不忍加誅安慰解散天地父母之
至意啟禎跪泣衆寇崩角稽首咸願就撫成龍隨即申
報六月初一日奉憲牌恩允矜宥給示安慰復遵發示
曉諭本月初三日劉啟禎率衆來白杲獻傾心向化旗
一面赴守憲投誠賞賚勸諭衆皆悅歸又奉撫部院諭

劉啟禎既率衆投歸倘能招致他寨強頑一體歸誠尤當加以優獎守憲仰體德意特委劉啟禎執牌向各寨宣諭招撫於本月初七日啟禎招鮑洪功陳恢恢李公茂等率衆來白杲獻安家樂業旗一面赴守憲投誠各賞賚勸諭給照牌告示護身寧家衆皆悅歸東山已靖撫事已竣伏乞批示回省

招撫後諭東山士民

照得本府前駐岐鎮頗與士民無忤近因東山作難撫

部院遴委勸慰今爾士民相安無事本府應歸省復命
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本府於本月某日
由白杲暫駐歧鎮爾等須念撫部院生全之德堪侔天
地至誠之心可格豚魚凡有血氣誰無知覺父母妻子
朝夕歡聚誰歡聚之也雞犬桑麻優游恬熙誰恬熙之
也婦子無山棲日暴之苦壯丁無瞭高守隘之累無畏
乎兵戈而免負銃帶火之艱無憂乎捕役而獲嫗棉鋤
豆之樂夫妻安枕而夜半可以不驚親友往來而抹連

可以無慮此恩此德今生今世何以報撫部院之萬一也自示之後各安生理永革邪念食新在即秋收不遠山中正好避兵愚民豈堪將相一念之錯皆由訛言之誤回心之早即是終身之福耕田當差勿藉口禁捕而併阻乎官役安下敬上勿藉口激變而兼撓乎王法朝廷設官治民一定之體有司差役勾攝不易之法從今循理守分自無恐懼憂患命由天定禍自人作思之慎之

招撫事竣慰東山士民諭

照得東山官激民變一案撫部院好生爲念不忍加誅
夙知守憲徐慈祥素著副府王老成持重特命撫慰又
虞山中士民疑畏不前因本府昔駐岐鎮頗爲爾信愛
遴委安撫於五月十七日單騎進山士民果釋疑畏劉
青藜之父率衆歡迎泣訴冤害六月初三日出山赴守
憲行署傾心向化仍宣布院道德意鮑洪功陳恢恢李
公茂相繼悅歸辯明前愆咸願安家樂業蒙撫部院矜
念無知槩加恩宥守憲遍給照示嚴禁毒捕仇家株連

捏害多方生全弄兵赤子安帖無驚合行曉諭爲此示
諭東山内外人等知悉亂民已靖官兵已撤凡爾原未
脅從士民可無逼脅之慮亦無玉石之憂毒捕不敢肆
虐仇家不敢捏害各安厥居共享山中太平布告遠邇
咸使聞知

又安慰士民諭

照得東山官激民變一案本廳奉院道憲委駐扎白果
單騎進山曉以忠義諭以國法力爲解散山中士民泣

訴冤害畏禍聚集情願歸家安業已於本月初三日劉
青藜之父投見守憲特賜袍帽歡躍歸家現今守憲駕
臨白果開誠布赤布告士民凡有一切身被逼害或以
舊事吹求或以親友波及情實可憫合行曉諭爲此示
諭東山中外士民知悉監禁冤誣俱已釋放被俘良善
半已昭雪衆所共知捕緝尚未銷案疑畏不能帖息因
山路隔絕毒捕碁布冤情阻於上達驚惶無所依歸示
到之日或星馳申訴執示護身務各安厥居萬勿仍前

疑懼聚衆失業至於喜亂奸宄多屬遊手好閒之徒逃匿亡命之流原無身家可慮且有罪案未結好爲訛傳以驚亂人心苟全已命凡我士民咸有父母妻子產業身家縱有株連尚存公論一辯自明切勿爲彼輩所愚也

諭隣境各屬

照得撫院發示安慰百姓凡東山相連一帶地方山寨嘯聚人等俱在一視同仁之內不止爲麻城一縣也或

黃岡羅田等處有願領示者開明某縣某處以便填註
示尾給發收照

委護程宦牌

照得本府奉撫部院牌委安撫東山已經安撫報明在
案所有程鎮邦援例赴府乞撫具文詳報撫院已蒙批
准援例安撫合行投見爲此牌仰河泊景可賢差役左
先護送程鎮邦前去會城投見撫部院守候回文沿途
毋得稽延時日致干取咎未便

宣慰陳恢恢諭

照得本府奉撫部院安撫東山費盡苦心推誠置腹劉君孚信之最真陳恢恢在沙廟相見甚是爽利恨見之晚不料鄒君升爲盜僕逼脅君孚仗義進勦本府因之會集鄉勇協力相助申報各憲以劉君孚陳恢恢爲勦主四境告示昭然耳目且恢恢與衆紳士陪本府每夜飲酒情意浹洽何物畜生輒布浮言離間我同心本府年近六旬離家一十四載止帶二僕孤身萬里一片實

心惟欲保全百姓駐岐數年一舉一動士民咸知非爲功名起見茲恢恢見疑本府使心跡未明殊切憤恨望君孚作速傳諭恢恢見亮此心無異若懷狐疑將以禽獸待本府也本府焦勞招撫精力疲竭久思回籍何可久戀官職爲人所疑忌如本府不以實意待恢恢天地鬼神速加誅殛

東山就撫後飭行保甲諭

照得東山向化士民安業本府親履田畝編立保甲稽

查匪類勸勉爲善惟恐遊手好閒之徒充逆亡命之流
不遵本府勸諭且憾山中就撫心懷叵測匿名山間流
禍地方潛行不軌勒良從逆一以壞安撫之實一以貽
良善之憂深可痛恨爲此牌仰知悉如有匪類速勸投
見倘執迷不悟脅良作亂凡我士民嚴行保甲協力擒
解或殲滅報功本府申詳院道厚加獎賞以勵忠義以靖
地方切不可藉端報復讐害無辜不惟有負本府撫
輯民人清靖地方至意且以犯神人之忌不淺矣

禁止嚇詐就撫士民諭

照得東山就撫守憲勸賞給撫部院告示安插遠近咸知但其中有鄰封愚民附和入山既撫之後願各歸本地安業恐鄉保地棍衙蠹惡捕藉口稽查恐嚇索詐將歸業好意反致失所殊非院道安撫之意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本地士民人等知悉查本人歸家驗明守道給票并告示即善爲安插如有諸色人等藉端嚇詐除本人稟究外鄉保即刻指名呈報以憑報道申院拏解

正法倘通同作弊或縱容肆害事犯之日鄉保均難姑宥
清理保甲諭

照得東山已靖應宜安插爲撫良善後之計茲本府沿
堡清理設立戶長教訓子弟編擇甲長稽查烟民各安
生理毋縱爲非唯恐有流移遊手之類無家可歸無業
可務聚集山中衣食不足甚之兇逆亡命之徒有罪案
未消匿處林藪苟延旦夕均應處置得宜以撫良善合
行曉諭爲此示仰陳恢恢知悉亟清理山區除將本區

居民安插務農照例設立戶長編擇甲長外如有流移遊手之類作何安插至於兇逆亡命之徒罪案未消速趁此時投首可以免罪若觀望不前則此會一失投首無門山中終非遁逃匿奸之地後悔何及思之

保甲事竣再行申飭諭

照得麻城東山撫勦咸輯士民向化本府駐麻時已經親履垣區編立保甲稽查匪類勸勉爲善日無寧晷心未刻閒雖有成規惟恐本府離麻之後人心渙散無有

聯屬特委各方總堡督領垣主戶首分任勤勞逐戶清查倘有流亡兇逆之輩遊手好閒之徒不遵本府勸諭不聽保長約束心懷叵測爲害地方潛行不軌煽惑我民以壞安撫之實以貽良善之憂深可痛恨爾西南北一帶山勢不甚險峻士民原無異心但地連兩界路通光黃必須稽察嚴密永保地方

申飭區堡諭

照得設堡長戶首原爲清理保甲稽查匪類若不徹

底清查顧惜情面大非惜重之意嗣後凡屬領牌堡甲
所轄區分戶首烟民務要遵依憲行保甲之法聽信堡長
教戒爲此示仰領委堡長及區內人等知悉作速稽查
匪類盜賊教率子弟驅除強暴防守要路勿使容隱
不軌縱放逃僕一家有警隣里協力救護一方有警隣堡
同心堵勦爾等宜各以身家性命爲重今日本府奉
委託再三叮嚀總欲爾等共享太平無事之福也本府更
有囑者地方重大事務除真實密報即宜相機早圖毋

令遺患慎之慎之

再諭東山士民

照得本府奉部院命安撫山中爾等念

朝廷德意傾心向化不越十日漸次蕩平止因該縣有
爾等陽順陰逆之議部院飭本府暫駐安插毋得擅
離麻邑期爲善後事宜以致羈留一月有餘目覩亢旱
憂心如焚兼之訛言沸騰傳本月初二初七爾等破城縣
中男婦縋城逃走人情洶洶本府寢食不安今訛期已

逾保甲已編幸天雨露足四民稱快又李公茂隨守憲
赴省投見部院劉青藜出首副將僞劄候

題優叙劉君孚保全地方一片實心本府倚爲左右手陳
恢恢屢次謁見毫無芥蒂鮑洪功夜行歌舞李子茂名
雖掛於招撫實無預於激變皆爾士民耳聞目見山中
復有何疑本府難於久駐的於某日回省復命令行曉
諭爲此示諭山中人民知悉嗣後各安生理共享豐年
須念該縣撫後復叛之文爾等誰無良心應與本府爭

氣勿使其言效驗爲所耻笑本府駐武昌相隔不遠凡事可速稟報其餘人民安家樂業勿再爲訛言蠱惑致生驚擾

勸諭士民

照得東山作難止因被誣士民嘯聚將附近居民逼脅入黨哀哉青年父老曾經兵戈之慘曾罹流亡之苦萬死一生留此殘喘撫兒孫而心酸覩田宅而魂銷又有衣冠子弟身受

朝廷恩榮顧惜祖宗門第禮義廉恥不忍棄絕中夜
徬徨莫知所措父母妻子環聚而歔歔泣下又有種田
農夫賦性愚樸十數年來耳不聞金革之聲目不覩
旌旗之色止知終歲勤動納糧之外積儲粟豆花布茅
屋之中畜養鷄鴨猪犬稍有餘裕買牛生犢便稱山
中富翁聞此警息捶胸頓足件件難捨又有商賈之流
或係已資或係借貸拋妻別子經營江湖折本羞見故
鄉倘有生意歸家修理房屋治買衣服桌椅器皿好爲

精緻婢女僕兒好爲役使忽聽無端啟釁顧惜從前辛苦棄之不忍守之難保痛哭流涕天日昏慘凡此士民情狀堪憐因之族微勢寡者含淚棄家遠避他鄉苟全性命斃斃無依族大勢重者糾合同姓異姓督修堡垣器械能自守衛決不苟且從逆此等苦情壅於上聞在爾等各爲身家性命在

朝廷便是忠義良善若不獎勵何以勵後合行給示獎勵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爾等自能守衛者忠義可

嘉望風遠避者良善堪憫自今伊始潢池赤子俱是一
家各宜安心樂業共享山中太平本府更有囑焉值此
多事之時不無一二姦民引誘後生徼倖功名殊不思
耕田鑿井之民豈慣爲披甲荷戈之事本府曾有訓言
山中正好避兵農民豈堪將相古語有云一將功成萬
骨枯這事豈是容易做的嗣後須嚴行保甲責成戶
長稽查詐僞勤約子弟勿留禍害之種勿蹈危亡之轍
慎終如始以靖地方

招撫事竣詳

看得劉啟禎即劉君孚而劉青藜乃啟禎之姪自幼喪父啟禎養爲己子住東山曹家河區內禍緣夏寅生李攀龍爲僞劄一案忽被拏解人心已屬驚疑該縣未出示曉諭而捕役藉端恐嚇凡東山一帶舊日招撫遺民并訛傳劄內姓名及貿易歸家商賈形涉疑似人人有莫保之勢而徐家堡劉公先李君聖方燕及談召賢疑畏入山鄉保報明該縣委耆老安慰已經解釋陡於五

月十五日魯家台鄉約魚象美徐家堡鄉約周美公曹家河鄉約李祥陳家集鄉約徐克承赴縣點卯該縣輕聽人言將周美公等硬夾取供仍行監禁至於楊楚喬係劉青藜十二年當差頭之保戶因差銀角口用刑成招並無報呈奸細緣由周美公等泣訴有據而劉君孚聞風嘯聚脅衆弄兵鮑洪功陳恢恢李子茂亦以捕嚇嚮應山中震驚縣治戒嚴幾於燎原此起釁之由而該縣請兵鎮勦之所從來也成龍於五月二十二日奉撫部

院遴委安撫二十七日進山曉諭六月初三日劉啟
禎率衆出山獻傾心向化旗一面赴守憲投誠賞賚
有差給照票安插而劉公先李君聖方燕及談召賢均
在安插寧家之內劉青藜主張在父非別有事端脅從
劉元兒鄒先甫均已解散本月初四日報明撫部院發示
宥罪安慰在案劉啟禎蒙守憲牌委招撫山中餘孽
本月初七日啟禎招鮑洪功陳恢恢李子茂率衆出山
獻安家樂業旗一面赴守憲投誠賞賚有差給照票

安插本月初七日報明督撫部院照例宥罪安慰在案
本月初八日奉督撫部院爲撫綏全賴賢能等事牌仰
即將發來告示特諭各士民凡被劉逆煽從黨羽或令
徑行解散或令隨該府赴道協投明歸農一槩不得株
連慎勿任其執迷不悛慘遭殺戮累辱父母妻子有負
本部院軫恤至意等因奉此遵依發示曉諭士民凡煽
從黨羽有徑行解散者有赴憲領票歸農者咸體督撫
部院軫恤至意在案再查該縣飛報叛形案內開周美

公供稱方韶友在雲南來散劄付藏於劉君字家自招撫之後遍查無方韶友踪跡藏劄亦無的據李祥瑞供稱雲南二人不知姓名送劄付與劉君字劉青藜邵君弼查邵君弼年老並未倡亂而雲南二人不知姓名涉於風影徐克承供稱郭輝之在君孚家行走叫小的探報信息查徐克承係陳家集鄉約在東山之外離曹家河三十餘里郭輝之何由囑其探信也且曹家河鄉約李祥瑞亦赴縣點卯何信不可探而囑徐克承焉如疑

點卯鄉約爲奸細則無人不可疑矣又六月十七日劉
啟禎領程鎮邦出山赴守憲投誠十九日護送赴省投
叩撫部院求賜發落本月二十四日奉批已據守道詳
批發臬司將所繫家口取保候給在案緣係安撫事宜
合逐一據實詳報

招募反側充伍諭

照得東山逆黨一歲三叛繩以

國法當大肆殺戮盡絕根株本府仰體各憲好生德意

念爾愚民無知爲奸宄煽惑以致發兵勦絕身首異處
妻子家業一旦成空真可憾又可憐也除將首逆擒解
正法外餘黨概行免死但爾等共圖不軌釀禍地方凡
被害之家何能甘心隱忍爾等餘黨中懷疑畏莫若乘
召募鎗手之名投見本府充兵食糧如有技勇另加提
拔先給安家銀一兩五錢隨帶鳥鎗照例領價與其提
心弔膽不如披甲荷戈爲此示仰東山一帶士民人等
知悉凡有願充招募速行報名決不相強至若地方士

民與衙蠹惡捕假稱兵役肆行嚇詐毒害無辜者本府已訪知一二件仰受害人等作速申冤立刻通詳拿究勿謂城狐社鼠本府生性執拗決不假借總使勢不兩立亦自無妨也

上張撫臺善後事宜稟

成龍奉嚴命酌行善後之法焦心勞思採訪山中地勢路徑隘口已有成局大約良民居多而頑民有數編以保甲諭以利害各有互保身家之心成龍擇殷實良善

舉爲區長聯絡守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料宵小不能
出其範圍木樨河現委夏鼎安夏正宗夏柳宗丁貴卿
丁吉生等彈壓夏族人丁有二百餘前倡亂之時立志
不變已與逆爲讐言用之此路可保無虞二里河果有李
公茂先撫不知名姓因劉啟禎未行招撫氣激嘯聚本
月十八日啟禎聞風往慰十九日報信安息且此地有
鄉耆田初陽二男俱係青衿啟禎未往慰之先因公茂
作孽曾設相鬪之勢公茂氣餒嗣啟禎往慰而止李公

茂即李攀龍之叔攀龍在監可以挾制其心目前委田
初陽爲區長以樹其敵且有東義洲區長鄭君佩等殷
家園區長商克繩等落梅河區長張在如等南庄區長
金鼎黃等木子店區長童瑞之等俱巨族富室爲之聲
援此逆已在籠中但因啟禎往慰姑開一面茲奉憲諭
亦必令出山申誠以懲將來十九日據劉啟禎密稟稱
外縣竟有不軌之徒私來殺禎不忿招撫似此人心不
體

朝廷德意非勦不能靖祈發四張密票給余公進夏仲
昆袁興明督烟民堵截關口要路布揚聲勢自然奪魄
至於山中李公茂已經解散頑大膽承任凡事不煩過
慮尚有潘家塘大盜馬歪嘴乘豐劫擄人家頑欲處死
不卜肯發令否成龍時在麻城當夜密差飛遞硃票相
機擒殲數日尚無動靜今麻城附近東山內外編甲已
就紳衿和好成龍尅期仍赴吳鎮布置山中有黃寅生
並無黃日昇守道甚得人心雖交代在即尚宜款留善

後局面已定可計日以待成龍年邁力疲不善飲食強勉辦事以報憲恩之萬一仰祈洪慈俯念成龍奔走之苦委員接署生死感激倘有可効力之處決不以官之去留異心也

請委武昌署員詳

本年六月十四日奉總督部院蔡憲票差官張虎前去武昌府著落官吏查照後開穀草數目勒限全完協同解官人役限本月中旬以內飛解來荆接濟等因奉此

該職遵查於六月十六日爲亟請署員等事竊成龍係黃州府同知于本年三月初九日委署武昌府事因就近補授一案授武昌府知府尚未領憑值

禁旅南征成龍奉委修搭浮橋被山水衝毀失悞軍務題叅部議處分應遵奉離任且成龍奉憲往撫東山遙隔省治一切府事俱高閣耽悞如軍前草束舊欠新派不及催辦

欽案部件熱審重情不及清理負罪滋深幸東山已

靖撫事已竣本月初七日詳憲候批歸省蒙批一應安
插善後事宜該府必須計慮停妥另詳報奪回省成龍
凜遵成命撫事雖就而善後非旦夕可奏仰體憲慮爲
地方生民圖久安之計現在清查保甲立守望相助之法
延日逾久積案逾多現今武昌同知新任正可接署
料理府事伏乞憲臺俯念

欽部案件軍需關係重大迅委同知接理成龍受憲籌
畫得以盡心効力不敢以去位貽害地方生民等因具詳

憲臺未蒙批發又於六月二十五日奉布政司信牌爲
特叅違玩官員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奉撫部院張憲
牌行司照牌內容文奉

旨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奉此看得成龍原任黃州府
同知本年三月初九日委署武昌府事蒙

題補武昌府知府尚未領憑因浮橋一案

題叅草職例應解任伏乞憲臺勅司速詳委員署篆
理事庶一應軍需

欽部案件責有攸歸等因於六月二十六日申詳亦未
蒙批發今奉憲差催辦穀草隨該看得自五月二十二
日成龍委撫東山未嘗一刻忘解荆軍需奈羈處僻
隅不能分身以應憂心如焚亟欲撫竣回省料理又因
善後之計多方布置非旦夕可就唯恐日久遲悞於六
月十六日詳請委署催辦軍需又本月二十六日詳請
署員接理撫事軍需兩無違延俱未蒙憲示茲差官
目覩成龍艱辛疲病之狀事出兩難伏乞憲臺查批原

詳仰鮑同知接印理事刻期督催不至遲悞於公事庶可有濟耳

任合州時張撫臺復札

計二道

合陽荒殘冲瘠得高賢撫而綏之自必漸有起色頃聞初蒞新政驅冗役卻輿從及絕無名之應付清操毅力即此已見一斑甚快甚慰也

武隆酉陽一帶地方素產楠木所以特遴門下遍查耳及接來翰山形地勢燎如指掌併分五路並進到處插

牌檄記認具見門下措置井井有條乃所報之本並無
一株合式者門下可悉心確查如獲巨料不佞自於疏
中

題叙以酬門下勤勞也萬勿以尖細者搪塞可耳不盡

佐黃州署武昌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五道

親翁此行能不負不佞愛惜麻民之意爲之喜而不寐
此時惟推好生之心以荅

上帝守如保之念以全小民何頑梗之不可輸誠何強

梁之不可感化劉啟禎既率衆投誠自當令其仍安耕
鑿倘能招致他寨強頑一體歸誠尤當加以優獎决不
食言也至吳逆散劄之人作何縛獻其脅從之衆解散
之後安插何處目今漢陽業已增兵黃協亦請添兵額
應否可令入伍或仍編入各里甲俱煩一一斟酌行之
招撫之議既成黃協自可回黃惟畱一守備駐麻此非
疑麻民猶有反側蓋麻城地界二省向欲添設守備駐
防此不佞之初意非自今日始也諸凡就緒之後方可

回省發去告示十道可即張掛曉諭二十八日接到詳
驗已批行守道矣二十九日接到來文俱一一照行惟
二十四日報文何尚未至耶幸查之

劉啟禎傾心向化具見親翁善於招徠但未投誠人等
應逐一招撫毋令卧榻之側猶有他人鼾睡也至啟禎
招撫有功可否令其轅門効用當以戎旗守備待之各
烏鎗手作何安插尤當得所可否令其入伍目今漢陽
營已奉文召兵黃州協亦添設麻城羅田守備業經

題請增兵六百名而不佞撫標亦見需人倘入撫標其
中果有雄武之士當拔置材官千把之列蓋投誠之衆
恒苦其反側未安須以至誠待之令彼易於輸心向化
則地方自可無事耳投誠盡至黃協方可撤兵鄉紳盡
歸小民自然樂業諸凡事宜總煩親翁措置妥當與守
道商酌行之投誠事竣可叙妥詳不佞當以親翁招撫
之功

題請優叙目今地方多故之際早爲

上聞亦足慰

朝廷宵旰之憂也竚切竚切

前浮橋一案因准將軍咨移不得不爲

題叅詎意部議處分太過但親翁賢聲素著不佞自即
題留以孚輿論況重以麻城安撫之功乎惟勉力竣事
幸勿以此思賦歸來也程鎮邦至省其家屬已取保發
領以信招徠今仍令赴親翁處倘能將黃金龍梅公素
及黃日昇令彼設計擒拿將來尚可爲之叙其功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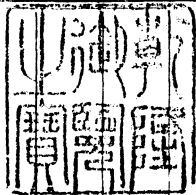
又孫調元及散僞劄諸人俱須畱神密訪奸人盡得則民心自安此尤安插事宜之要緊者也端佈不一

東山招撫全屬親翁勞績今徐守道交代在即則善後事宜尤爲親翁獨力成之矣頃聞木樨二里河又有嘯聚之事不知果否想大隊既已招撫此小醜自易爲平定也惟畱神不一

接來翰具悉尊意但疆圉多事正藉賢刺史善爲撫馭以恤殘黎不佞行即繕疏

題留矣幸親翁盡瘁

王事勉抑私情其東山善後事宜尤望留意



于清端政書卷一